

村坞尽油桐

■ 秦岭

“步步缓山胜，桥亭建剑风。土宜辞荔了，村坞尽油桐。”在芙蓉江畔桐花岭，村里村外，遍地油桐。尤其桐花岭主峰，密密麻麻，数不胜数，在清明花开时节，更为显摆。当灰褐色油桐树开满了粉白色花朵，翠绿的群山恰似碧波荡漾的花海，沸腾的花潮给桐乡带来愉悦的喜讯，融融的春天温暖着乡亲们的心扉。

经历一个夏天的等待和期盼，转眼间，秋如南归燕子，忽然就停留在桐树枝头。一往情深深几许，深山夕照深秋雨。寒露过后几场秋雨，把深秋牢牢锁定。似乎一夜之间，油桐果儿就成熟了。满山的油桐树，颜色就有了鲜明的层次感，黄与绿交融，红与黑碰撞，在视觉上给人无穷的美感。深秋的晚风常常在夜间伸出鬼没，夹杂着些许小雨，吹落遍地黄叶。花草们也跟着起哄躺平，从深红变成浅红，仿佛作最后交代。山野间红黄相依，深深浅浅，裹挟着淡淡幽香，无意间把秋天渲染得如同一幅油画。

风从桐树林间穿过，褐黄色的桐子叶在空中飘荡，不仅没有凋零之感，反而觉得韵味十足——原来落叶也如此之美！梧桐落叶知立秋，禾谷成熟稻丰收；凉风已至暑方走，又有寒蝉唱不休。今年真是托老天的福，算得上风调雨顺、五谷丰登。这是近几年最好的一个丰收季，家家户户盈谷满仓，玉米棒子挂满了屋檐。油桐树也如此默契，寒露过后，由青变红，红彤彤的桐果让人眼馋。

桐乡人记忆犹新，当年“户有万株桐，幸福永无穷”的锦旗送到村寨，人们敲锣打鼓，欢声笑语的场面历历在目。这样的题词，让桐乡人把油桐树当成宝贝呵护，这一带有保存完好的一万多亩古桐树。桐花岭的桐子大部分是小米桐和大米桐。秦家先祖三百多年前从江西宁江府搬迁来此，又带来了一些新品种，比如八瓣桐、观音桐，个大瓣多肉质厚，产量高，出油多。

在一个秋高气爽、阳光和煦的时刻，村民们不约而同上山去打桐子。桐子树是桐乡人重要的财源，桐子打回来后，要等到腐化变软，轻轻用挖刀从柔软的壳里把桐子瓣掏出来晒干，第二年春天卖掉。现在商贩会上门收购，两三块钱一斤，运气好还可卖个好价钱。计划经济时代，油桐是统购物资，由粮油部门或供销社收购。现已今非昔比，坐在家就会有商贩主动前来，有时甚至刚从树上打下来的桐果就被人一块钱一斤收走，的确是一笔不菲的收入。

打桐子对于农村孩子来说，是非常有趣的事情，就像城里的孩子踢足球一样开心。我记得在龙台村小读书，每年要放两次农忙假，一次是忙种打田插秧，一次就是秋天打桐子，每次要放七天。这七天假期是我们体验农耕生活的最快乐时光，虽然劳累，但跟着大人们干农活很有趣。就说打桐子嘛，孩子嗖嗖爬上树使劲摇晃树干，桐果稀里哗啦满山滚，树下的大人们被桐子砸得鼻青脸肿。我们在树上呵呵大笑。

今天天气晴好，乡亲们站在树下，挥舞长长的竹竿，搅动树干上密密麻麻的桐果，金灿灿的桐果满地弹跳；有的则爬上树去摇晃树干，桐果遍地翻滚。只一会工夫，一棵树上的桐果就打完了，接下来捡入背篋，背下山去。正安县文联组织的作家诗人、摄影家和贵州日报等媒体的记者们在山上忙碌着采风，一会儿驻足欣赏，一会儿凝视远方。有的爬上树去体验打桐子的快乐，有的参与到群众中间，帮助把桐果捡入背篋，有的在和群众亲切交谈。摄影家们抓紧寻找最佳角度，把精彩瞬间装入手机和摄像机。村里的姑娘小伙和孩子们边打桐子边嬉闹，欢声笑语充斥山头。记者们摆好摄像机，记录着美好快乐的画面。今年，桐乡的桐果又获丰收，秦朝光老人面对镜头侃侃而谈，他说今年桐果又可收入几千块……

万物终有归，一心融万镜。离开家乡三十多年，现在又回到原点，帮助谋划乡村振兴，我愿用真挚的情感呵护这片古桐树，保护发展油桐产业，带动乡亲们增收致富。

少年辛苦终身事，莫向光阴惰寸功。每种秫田秋酿酒，剩收桐子夜读书。身在桐乡，每当夜深人静，我独自享受这一份快乐……

外婆的霉豆腐

■ 韦汉华

腐乳又称豆腐乳、南乳、猫乳，据史料记载，已有一千多年的历史。有开胃消食的作用，是常吃的调味品，在贵州无论是炒菜还是做蘸水佐料，甚至凉拌折耳根都必不可少，只是贵州人更习惯叫霉豆腐。

外婆做的霉豆腐味道十分细腻、鲜美异常。她先是要做豆腐，做豆腐前要先选黄豆磨豆浆，幼年的时候我对一切都充满好奇，捡豆子、泡豆子都要去捣乱一番，就连推磨的时候都总想去帮忙，无奈个子太矮，憋红了脸也动弹不了那沉重的磨盘。外婆就站在我身后帮我一起推，说是帮我一起推，实际上我只是手跟着外婆运动的轨迹，她的怀抱和大手把我包围。随着乳白色的豆浆顺着石磨缓缓流下，一股生豆的清香钻进我的鼻腔。煮豆浆的时候，我就守在旁边，被豆浆的香味馋得直流口水，每当这时候，外婆就拿来一个小碗，碗底装上白糖，用大水瓢给我舀上豆浆，笑眯眯地看我把自己喝成一个打嗝的“白胡子”老头。等豆腐做完，她再切成一寸见方的小块，在簸箕里铺上干燥的谷草，豆腐在里面依次排开，再一层草一层豆腐叠放上去，放在阴凉通风处。经过几天的发酵，霉豆腐长出了白色的长毛，这时再撒上盐、花椒等佐料密封在坛子里。又经过一段日子的腌制，熬上满满一锅的茴香水，等水凉透后倒入瓦罐里，等个十天半个月就大功告成了。

起初我是不爱吃霉豆腐的，因为受不了那味道，也不知从什么时候就突然开始喜欢了。用筷子尖沾一点霉豆腐，细细品尝其中滋味，那是一种历久弥新的咸香和醇厚，是一种杂糅各种滋味的耦合。在品尝的那一瞬间，会生发一种无论经过多少时光变迁都能轻易唤醒的唇齿生香、津液涌动的滋味。

在我学会吃霉豆腐后的一个闷热的下午，外婆突然因为意外离开了我们，我哭得不成样子，心里都是她磨豆、点豆腐、熬茴香水的样子，也在后来近20年的时间里似乎丢失了一种味觉。

是的，丢失那种味道，让我的心永远缺掉一块。于是，每次回纳雍，我都会立刻跑到酸辣汤饭的小摊，让滚烫的一汤勺灼烧我的胸口，让裹满辣椒的呈流质状的霉豆腐带给我片刻慰藉……

去给外婆扫墓，每次必到大姨家，返程时也总是收到大姨和姨父的心意，自家养的猪灌的腊肉，自己地里种的细小的、有虫眼的黄豆和包谷，当然，还有霉豆腐。就像小时候看外婆一样，我坐在小马扎上托着腮帮子看大姨翻箱倒柜，忙里忙外，絮絮叨叨……到吃饭的时候，碗里的菜堆得尖尖的，霉豆腐肯定是必不可少的。吃一顿饭，嘴里脑子里一时间变得满满当当，这大概就是生活的滋味吧。

霉豆腐在众多调味品中实在是算不得什么，它不如包装精美的酱油，浓烈的陈醋，它甚至还不如不上榨菜，不但被仔细切成均匀的条块，还有着好看的外形色泽。它却是寻常人餐桌上最开胃、最下饭的美食。最常见到的就是它灰头土脸上了不台面的样子，包装也顶多就是一个有着红色盖子的、装过泡泡糖的塑料罐，茴香水一泡，不消三五日就变成了黏稠状。千家万户的屋檐下，都曾留有发霉豆腐的身影，在那份繁多的美食中，永远留有它的一席之地。那独特的味道，让一辈辈人缠绕和依恋。

冬日将至，又到了做霉豆腐的好时节。

南浦路的黄昏

■ 吴雪娟

如果在贵阳老城里想寻一个浪漫又有格调，热闹中又不乏宁静，开放又不失包容的去处，就去南浦路吧。从纪念塔往市南路方向驱车三四百米，然后沿着河边左转就到了南浦路。

南浦路紧紧贴着南明河的河岸线延伸出去，路面不宽仅够三辆车并行。一面临河，一面有着一排装潢漂亮的铺子。黄昏降临，南浦路上热闹的餐饮铺子攒动起来。韩式料理店靠玻璃窗的两个雅座总是坐满了人，有时是两朋友对向而坐谈天说地，有时是三五朋友簇拥在一起翻烤着肉。隔壁火锅店的门口也熙熙攘攘地坐满了在等位的人，好一派热闹景象。再往前是一个开了不久的日料店，店铺不大，透过暖黄色的灯光能看到店内三三两两的人，比起火锅店的热闹，这里是冷清的。路上还有一个花园酒吧，开放式的拱门门口种了不少绿植和鲜花，穿着时尚的男男女女悠闲地坐在桌前，冷色调的灯光成为他们愉快交谈的背景。不远处还有另一个更大的酒吧，酒吧外常年换着各种小盆栽的花，远远望去，有一面放着各式各样的酒瓶的墙，世界杯期间还布置了大屏幕，亮着有氛围感的小夜灯，插满了各国的国旗。除此以外，南浦路上，还有隐藏在居民楼里的茶舍，也有临街布满星星点点小夜灯的茶铺，还有装潢新潮的鱼馆、烧烤店等。南浦路上的铺子众多，“经营一家有格调的店”仿佛是各位店主心照不宣的野心。走在这样的街道，你会觉得生活气息扑面而来，这里自然能吸引到不少人。

晴朗的日子里，一到黄昏，一位常年在南明河畔吹萨克斯的老年人，如约响起悠扬的音律。

匠人匠心

每当初升的太阳照在鱼鳞般的瓦房顶，升腾的袅袅炊烟映照出祥和的光芒，那是故乡独特的流光溢彩；每当我们躲在屋檐下，静听豆粒般的雨粒敲击古朴青瓦发出的悦耳和音，那是老屋的声音。

俗话说：百样手艺百样好，荒年不饿手艺人，我的家乡家家户户都掌握做砖瓦这门手艺，勤劳朴实的乡亲们年复一年地一边制作砖瓦、一边耕田种地，在田野上、砖瓦间，依稀可以看出村里人生活的模样。

家乡所生产的砖瓦在当地小有名气，砖瓦在制作过程中是非常讲究的。首先要选择贫瘠不肥沃且黏合力好的泥土，用水浸泡，使泥土滋润，接着就是牵大牲口来回踏路增加瓦泥的韧性粘性，然后逐一将泥翻面三次，接着用刀把子特别长的沙刀挖三遍，再二次分离出瓦泥中的砂石。这样做出来的砖瓦才能经得起风霜和岁月。经过这些程序后，才获取可以直接进行加工砖瓦的软泥，集中堆放在角落，盖上厚厚的杂草方便储存，等待备用。

一般在插完秧后，田野上就横七竖八地支起许多简易凉棚，远远望去，活像行军帐篷，这是砖瓦匠的工作间。通常，人们都要在凉棚边种上几株葫芦，让瓜蔓长上去，这样让凉棚既美观牢固，又达到遮阴避阳的效果，还能收获新鲜蔬菜。

每天早晨，人们首先将熟泥刮成大小合适的泥团，再用弓弦泥刀切割成厚薄适中的泥坯，粗壮的双手将泥坯小心地捧起来，围在安装在车盘上的套着瓦衣布的瓦桶上（青瓦的模型工具），然后左手扶着瓦桶并负责车盘转动，右手握着瓦泥抹子将泥坯压实安装在瓦桶上，先转动一圈，待泥坯均匀压实安装在瓦桶上后，在泥坯接口处“啪啪”拍打几声让其无缝衔接，然后用泥抹子不停蘸水或刮或压，直至将瓦坯打理得光滑匀称，再用弯尺裁切出等高的瓦片，并迅速地放在向阳处晾晒。

教牛的启示

■ 田贵东

家里养了一头小牛，健壮活泼惹人喜爱。长到三岁，已如大牛一般。寒假里的一天，艳阳高照。母亲吩咐我趁假日天晴把牛教一教，教会了。来年耕田犁地就不会再为借不到牛而犯愁了。我想也是。每年农忙季节，自家没有耕牛，吃的苦头不少。通常都是到别人的田地耕完了，才借得牛来耕田，即使如此，还少不得千恩万谢及时送还。不过。说来惭愧，我虽生长在农村，而今已年过而立，教牛十年，且一直当班主任教书育人，但能否把牛教会耕地，心里实在没底。去请教人吧，又怕不下面面，只好硬着头皮试一试。心想，教会了牛，不但自己方便，说不定还可方便一下乡邻哩。

凭着这股热情，我扛上犁，赶着牛便到地里教牛去。没料到，那平时挺让人喜欢的小牛竟然很不听使唤，刚把枷担（与犁配套使用的一种弓形农具）放到它肩头，它就如触电般地逃开了，牵过来再上枷，还是如此。如是再三，累得我上气不接下气，大汗淋漓。后来，我索性用绳子把枷担牢牢地捆在牛的肩上，这样，枷担是不会脱了，但牛狂奔乱跳得更凶，几次险些把我摔翻在地，最后，则是以犁被拉断而告终。我一气之下把牛牢牢地拴在一棵大树下，找来一根结结实实的鞭子，准备狠狠地揍它一顿……

碰巧伯父路过。见状，急忙制止了我。说：“教牛哪能像你这样急躁！要讲究点方法，慢慢来，赶明儿我先替你教两天。”

次日，我随伯父教牛。见他先是让牛吃饱喝足，然后，很亲近地给小牛搔痒，又轻柔地用手抚顺牛背上的乱毛，这才小心翼翼地枷担放到

临河的一侧，有一座南浦桥，桥两侧设计成可以供人落座休息的木墩子，这里是老年人的乐园。夏天傍晚，凉快下来，老年人聚集在桥上纳凉。有的老人买了东西路过，拎不动了会停下来歇息；有老太太抱着孙子和围坐在一起的同伴唠嗑；还有硬朗一些的老人追着孙孙的滑板车跑，让孩子慢点别摔着。这时，如果你推着一辆婴儿车从老年人面前走过，他们的视线会追着婴儿车移动。如果恰好婴儿车里的孩子又白又胖，他们会发出赞叹之声。直到路灯灯光下嗡嗡飞舞着蚊虫骚扰，也不舍得离去。

南浦路临河一侧，有着向下的阶梯，可以走到河边的步道上。天色渐晚，不同的位置上聚集着三三两两垂钓，如若钓上鱼，聚集起来看鱼的人会比钓鱼的人更多。在伸展出去的观景台上，会有老头和老太穿着统一的服饰，整齐划一地练太极拳，能听见播放器里悠扬的古风音乐。

我忘不了初到南浦路的那天，那是去年春天，我们从另一个城市举家迁移搬到贵阳这个城市生活，我们租住的房子就在南浦路上。我们中午出发，黄昏时分才抵达。夕阳余晖中，车子驶进南浦路，穿过那一路繁花，不禁感叹：这儿也太美了吧。南浦路上列队似的樱花努力地盛开着，偶尔还有粉嫩的花瓣回旋飘落下来，仿佛在向我们表达热烈的欢迎。友人得知我们的行程，也早早地等候着帮我们搬家、布置房间，友人的热忱和那天的樱花一样，是粉色的，温柔又美丽。我忘不了那个黄昏，那个黄昏里的樱花和友人的热情。

■ 徐文宽

砖瓦的制作一定要选择天气。暑天是做砖瓦的黄金时间，因为天气好、白昼长、温度高、泥坯收水快、成型好，效率高。所以，这段时间砖瓦匠每天都是天还没亮就出门，即使大中午也不休息，下午更是天黑了才肯放下手中的活。

一排排整齐堆放的泥坯彻底干透后，天气逐渐转凉，农事也逐渐减少，这时砖瓦匠将迎接既紧张又开心的时间——把泥坯放入瓦窑煨烧！村民们你帮我，我帮你，延续着当地自古留下来的传统。在装窑现场，大家会按照身高的高矮自觉排队形成自然的流水线，相互协作，有说有笑。

对于砖瓦匠，装窑也绝对是技术活。既要保证瓦片受热均匀，又要保证在煨烧的过程中瓦片由于收缩而不坍塌。烧砖瓦，属于火中取宝，来之不易。什么时候烧小火、什么时候开大火、什么时候封窑，砖瓦匠要仔细观察烟冒出的烟雾和瓦片的收缩程度后精准把握，这就是人们常说的要学会掌握火候。火候大了则会出现不规则的奇形怪状，或是粘在一起无法分离的瓦片；火候不够，则会出现不耐用的红瓦。

接着就是放窑水，放窑水实则是给瓦窑灭火的过程，同时也是给砖瓦上色和增加硬度。窑水放少了，火就不会熄灭，砖瓦的那层釉会继续燃烧，这样既影响硬度，又会出现红瓦；窑水放多了，砖瓦则会出现淬火过度，这样砖瓦就是一堆残渣，一碰就碎。窑水放得合适，才会获得光滑、敲击有声的青瓦。

每次开窑是瓦匠们最激动的时刻。这是一年辛苦劳动的成果，都希望自己的砖瓦声、色、形样样都好，盼望卖个好价钱。从瓦窑里运出来的砖瓦一定会按照等级堆放。好的用来卖，一米可以让自己有的价格有底气，二则留个好口碑，希望来年顾客络绎不绝。

如今随着新型建筑材料的兴起，砖瓦制作越来越少，不过那样的匠人匠心、那种勤劳、互助都留存下来并广为流传。

■ 田贵东

牛的肩头上去，还轻声细语地与牛“交谈”着什么。小牛呢，不但不乱跳乱跑，还伸长脖子让伯父上枷担哩。

上好了枷担，伯父让我牵住牛鼻，在前面牵着，他则在后面稳住犁把，并发出常规“口令”。奇怪，小牛居然很听他的驱使，不再像昨天那样狂奔乱跳了，一来一去，越走越像模像样的。如此，大约教了三个钟头。伯父说：“今天就教到这里，小牛第一次犁地，时间不能太长，太长了容易伤力。”

把牛牵回圈后，伯父还特地冲了一桶淡盐水，又选了最好的饲料把牛喂得饱饱的。小牛吃饱了，喝足了，安详地睡了。

就这样，经过伯父一连几天的调教，小牛现在规矩多了，还能听懂一般的“口令”。我试着去驾驭它，也可以行走自如了。伯父告诉我：“教牛其实没有什么技巧，关键是先得让牛感觉到你的可亲，信任你，不要急躁，不能粗暴地大叫大吼，更不能凶狠地鞭打。另外，要让牛完全会耕地，不是一两次就能教好的，须耐心地反复教许多次哩……”

听着伯父的话，我不觉一阵脸红耳热。体悟到生活中处处都有学问，决不能自命清高，死要面子，甚至不懂装懂。一事当前，宜冷静对待，切忌简单粗暴。再联系自己十多年来的教学生涯和班主任工作，之所以成绩平平，实乃认知浅薄所致。其实，教牛与育人之间，有许多道理是相通的啊！

回到学校，我激动地记下了自己教牛的经历，以期作为自己教学的一面镜子。

黔乡七色花



■ 国画《长角木梳》 段磊

父亲和学校

■ 杨顶

我的家坐落在盘州市与普安县交界的一个偏僻山村，一条蜿蜒的小河成为盘州和普安两地的分界线，因此家乡得名“隔界河”。

20世纪70年代初，4岁左右的我当时刚记事，现在还依稀记得村里没有学校，为解决山里娃的上学问题，父亲作为村里少有的“文化人”，主动带领村民自力更生，建成了我们村的第一所学校。说是学校，其实只是具备了可供学习上学的基本功能。学校的外墙是村民就地取材用青石砌的，房顶的瓦是村民自行烧制，檩条椽子、毛坯门框和窗框是父亲从广西请木工师傅在我家院坝改制而成。父亲在经济负担特别重的情况下，请木工师傅在家吃住近一个月辛苦改制。后因实在没钱，没有制作课桌和凳子，就用毫不规则的木板搭在胡乱用青石块堆砌而成的石墩上，也没有水泥黏合，石墩摇摇晃晃，上课时“桌凳”倒塌是家常便饭。通常学生们聚精会神听课“咣当”一声，大家匆忙从地上爬起来有条不紊地垒石墩、捡书本、搭“课桌”“板凳”，门和窗户均没有安装，夏天漏雨冬天漏风，这些都丝毫不会影响上课秩序。值得欣慰的是，我们的学校五个年级俱全，当时共五位老师，一人负责一个班，每个班就是一个年级。老师们都是只有初中或小学文化的民办老师，尽管自身文化不高，但都很“全能”，同时教授语文和数学，而父亲便是学校的负责人。

几时的我特别讨厌这个地方，木板拼接的黑板总能扬起大团的粉笔灰，相当刺鼻和眯眼，加之教室是泥巴地面，又无门窗遮挡，坑洼不平的地面刮风下雨时，雨水总裹挟着泥土夹杂着粉笔灰肆无忌惮地拍打在父亲身上，父亲时常咳得喘不过气来，背上背着的我也跟着咳嗽不止。父亲就在这种“风来风扫地，雨来雨洒水”的简陋环境中，年复一年日复一日坚守，一晃就是近40年，就这样一批又一批，一拨又一拨把大山里的孩子送出山沟沟……

那些年感觉冬天格外的冷，早上屋檐下总有些长短不一的凝物，看上去晶莹剔透，漂亮而冻人，父亲用那件已有几个破洞的蓝色大衣把我裹得严严实实，走上熟悉的教學路上，生怕弄脏了母亲纳的白毛毡鞋。一路上，同龄的小伙伴们提着用坏了的铁锅、铝盆筒易制作的“神器”，物尽其用来取暖。不知什么时候，父亲手中也多了一个“豪华”物件“灰笠”，外面是竹丝编织，里面安放一个泥土烧制成的灰钵，灰钵里放些未完全燃烧的木柴块。到学校后，父亲把我“安顿”在座位上，把我穿着母亲纳的白毛毡鞋那双小脚放在“灰笠”上，然后是查看班上的小朋友有没有冻伤。

我喜欢读书，但我痛恨开学，因为开学的头一天凌晨，父亲指定会撤下我独自到12公里外的镇上背课本，沉重的大背箩会“侵占”父亲的肩膀和后背整整一天。直至傍晚，才到父亲时父亲脚上的解放鞋已被汗水浸透，肩上有两个补巴的灰色衬衫粘粘着后背，花白的头发滚落出巨大的汗珠，浸湿了父亲脸上的皱纹、脖颈、前胸顺流而下，母亲心疼地叫我端来一盆热水给父亲泡脚。父亲汗干后，残留的汗渍在那件灰色衬衫上弯弯曲曲画出大大小小的版块，好像只有粉笔才能将其归结。

1988年，大姐考上了省城的大学，我们的小山村沸腾了，大伯伯、三叔、幺叔与父亲一起送大姐去贵阳读书。我童言无忌地问大伯伯：贵阳远很嘞，你们有钱不得嘛！惹得众人哄堂大笑。后来，四个老东凑西凑，一起送家族的“骄傲”去了贵阳，这趟贵阳之行也成了叔伯们在村民中最为荣耀的谈资。每次我都能听到父亲讲“大十字”，虽然听不懂，但是我那默写的生字却由20个、25个、30个一直在递增，要求也越来越严，不明所以“大十字”到底有什么魔力，神奇的“大十字”已悄然成为我儿时最神往的地方……

长大后我终于明白，父亲在车水马龙川流不息的“大十字”看到了城市繁华、城乡反差巨大，切身感受教育对山乡孩子的重要。父亲在“大十字”的人生路口果断所致，日复一日继续着他的使命……

去年6月，父亲病倒住院，我一直在他身旁陪护。带着万般不舍，父亲终究还是走了，他的坚守和执着却永远刻在了我心里。